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胡也频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



中国现代小说经典文库

CHINA MODERN
NOVEL CLASSICS

胡也频

大象出版社



他们紧紧的握了一下手，好久才分开。

刘希坚是完全欢喜的。他好象得到了什么胜利似的。很满足地，微笑地走进去。

他又开始他的第二种工作。

一九

他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。兴奋把他的身体支持着。可是他终于打了好几个呵欠，因为他是太倦了。

他整理着工作的成绩；一面，他燃上一支香烟，靠在椅背上，沉重的吸着，一种劳动过后的休息，使他感到十二分的惬意。

两点半钟的时候，他从他的房门里——不，简直是从他的工厂里——走了出来，可是他并不是从这个工厂里走回家去，却是又重新走向另一个工厂——开始他的另一种工作的地方。

他是走到党部去的。

当他又从党部里走出来，天色完全黑暗了。夜景很活动地闪在他的眼前。忙碌的行人与车马，呈现了初夜的忙碌的街道。

他挨着马路的边沿上走着，一面在他的头脑里，在许多复杂的思想之间，浮着数目字，统计着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，北京城的报纸销路的激增。

他沉默地想着：“《京报》增加百分之三十，《晨报》增加百分之二十五，《社会日报》增加百分之二十二，《黄报》增加百分之三十五，《白话报》增加百分之三十二，《北京晚报》增加百分之三十五，共计这些报纸销路的增加总数目是——10000……”



这结论——这最后的数目字，突然地使他惊喜了。当然，他所惊喜的并不是这些报纸——这些象一群哈巴狗似的，驯顺地支配在反动统治的威权之下的报纸的发展，却是因为它们对于五卅惨案的宣传，在宣传中所反映出来的北京民众的意识——说明北京的民众已经在骚动了，已经开始走向革命的火线了，已经统一的站在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战线上向帝国主义反抗，准备着一个尖端的预演的斗争。

“看吧，”他在惊喜之中，又接着严重的想。仿佛他是向着帝国主义送去一个警告：“把机关枪对着我们民众的胸前扫射，的确的，这不是一种好玩的事情呀！”

他微微的笑了。一种红色的革命的火光，在他的思想里炫耀着。同时，他的眼前便现出了一张漫画——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举着镰刀，斧头，红色的旗子，英勇的欢乐的唱着《国际歌》，几个胖胖的帝国主义者跌倒在群众的面前，一只手抱着炮舰，另一只手抱着飞机，颈项上挂着一大包金镑。

这一张漫画的影子便给他一种胜利的，忍不住的快乐的的笑声。他完全愉快地把眼睛望着夜色。星光灿烂地，仿佛是世界上革命的火眼，到处密布着，准备着整个的革命的爆发。

忽然，一种声音，冲着夜色里面的空气，把空气分裂了一条痕。这声音又接连着第二次的叫喊：“汉口惨案！号外！”

他买了一张。

他的神经便跟着紧张起来了。同时，他是很镇静地估量着这继续的，被帝国主义屠杀的代价。

“无疑地，”他肯定的想：“这是第二道导火线，立刻



把我们民众的火焰扩大去。”

在他的疲劳的精神上又添了一种新的兴奋。他的身体上又奔流着新的活力。他不自觉的加强了步伐，走的非常快。

他走到那里去呢？他必须先走到 P 大学去，因为这是他今天的工作的一种：指导他的一些学生们。

只走到那学校附近，好几个学生都站在那里探望着，于是他和他们一同走进，走进第十一教室，列席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五卅援助会。

学生有五十多人。大家站起来欢迎他，有两个人先开始拍掌，跟着便是全体的，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他微笑的点着头坐到旁边的椅子上。可是这一个援助会的主席便走到他身边来，请他就讲演。

掌声又在他的周围响着。

他站起来了。

“诸位同学们！”他开始说。他讲演的题目是《五卅惨案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》。在这个题目中，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的危机，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它们互相间的矛盾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殖民地的影响，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，最后他说到苏联——苏联与被压迫民族，苏联与帝国主义，苏联的存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胜利。

这演讲便一直占有了两个多钟头。他从学生们的脸上，从那些人神的眼睛里，那些不动的倾听的态度上，那些静穆的，毫无声息的，如同一群教徒们在圣象之前一样地接受他的声音，他觉得他的讲演辞的每一个意义，都象一粒种子，深深的播在他们的头脑里，预告着将来的广大



的收获。

他走了，许多学生都站在他后面，向他表示各种的敬意，他也从他们之间得了很大的欢喜，愉快地向夜色里走去。

“这些学生，”他想：“无疑的，他们都是 CY 的预备队。”想着便在他的心头浮着微笑。他知道他们之中有两个人已经加入到 CY 了，而且在那里面的干部里工作得非常之好。

他一路上都坠在光明的思想里。

半点钟之后，他走到公寓里了。忽然，他看见他的房间里正亮着电灯，一个高大的人影映射在窗子上。

“谁呢？”他想：“一定是……”便走过去推开房门。

果然，王振伍坐在那里。

他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热烈地，仿佛他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，非常亲热的笑着，做出他的一种特色的粗鲁的动作，和他握手。

“唉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一面，他的声音宏大而坚实的响着。

刘希坚向他微笑地。他什么时候都觉得，在这个同志的魁伟躯干之中，是放着一颗赤裸裸的孩提的心，天真，没有一点虚饰。

“刚刚从 P 大学讲演……”他回答说。

王振伍望着他的脸，差不多是一种憨态的望，望了许久。

“你瘦了，”他忽然说。

“瘦了？”刘希坚微笑着，“我不觉得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我只觉得我近来的身体好多了。”

王振伍有点诧异的又望了他一眼，随后便沉思了一会



儿，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很忙的。近来你的工作增了不少。但是，我看不出你忙的样子，只觉得你一天都是很快乐的，很平静而且很安闲的样子。”

“真的么？”刘希坚感觉着兴味的问：“你这样觉得？”因为在别人的眼光里。他被人观察的结果总是很不相同的，有一个同志还批评他是一块大理石——这意思就是说他在五卅惨案的疯狂里，他仍然很冷静。

“是的，我这样觉得，我一点也不瞎说，”王振伍回答他。

他笑了。的确，没有人曾看到他的头脑去。谁都是在他的脸上，举动上，得了他的工作的印象。他觉得这倒是他自己的特色。他认为站在指导地位上的人是不能够常常发狂的，是应该时时刻刻把头脑放在冷静的境界里。所以他自己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在克制着感情的激动。

“我承认，”他最后说。

王振伍便笑着自白了：“这本事我学不来。我没有事做的时候是很平静的，可是工作一加紧，我的行动便跟着紧张了。”

然而这谈话便这样的终止了。刘希坚问他：“你今天没有事么？”

“有的，”他说。“我来这里也是为我的工作之一。”于是他报告了一种新的消息，一种必然的，把五卅事件更加扩大而且更加严重化的汉口屠杀——民众的血肉又在帝国主义的枪弹之下飞溅着。

“现在，我们是一步步走到紧张中去了。”他接着激昂的说：“而且是越走越紧张的。当然，事件的严重和扩大，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。……你的意见怎样呢？”

刘希坚沉默的听着，因为这问题，很早便盘据在他的



思想里，他很早便这样想着：“第一，是唤醒民众，深入而扩大的唤醒他们，把他们吸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成为革命的队伍。”

这时，他重新说了这一点意见。“伟大的运动就在我们眼前这是无疑的。目前的任务是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准备这一运动的实现。”

他们又继续的谈论着，一直谈论到两个多钟头，王振伍才忽然想起，他还必须到别处去会一个人，便匆忙的拿了草帽。

“不错，”他一面走出去，一面握手，一面说，“这是一个客观条件，它造成总示威的形势。”

说着，他走了。

刘希坚又坐到那张藤椅上。他燃了一支香烟，吸着，沉思着，在他的脑海里便起伏着猛烈的波涛。

他深深的把他的智力放在这一个问题上，如同一个木匠把斧头放在木头上一样地，他把它劈开了。

全国民众总示威！

这是他的结论。

二〇

伟大的北京城，骚动了。伟大的北京城，叫喊了。伟大的北京城在无数群众的癫狂里实现了空前的，严重的罢工，罢市，罢课。

“总罢业！”这是一个强烈的电流。

“总罢业！”立刻，这个电流触动了大地，触动了大地上的民众——烧着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热情。

到处，工厂里没有机器的响声，每个烟囱都张着饥饿



的嘴。到处，商店的门紧闭着。到处，学校里没有摇铃的声音，所有的教室都是寂寂寞寞的。到处，麇集着一群群的民众。到处，写着，贴着，飞着，喊着这样的标语：

- 援助五卅惨案！
- 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复仇！
- 反对把中国当做殖民地！
- 一致收回租界！
- 驱逐驻华军舰及陆军！
- 抵制英日货！
- 拥护弱国的外交！
- ……

整个的北京城都充满着如此的紧张，轰动，疯狂。整个的北京城都变样了——街道变样了，人民变样了，空间变样了。仿佛，连时间也变了进行的速度，甚至于停止了，停止在这一个异样的变动里。

尤其是在热闹的中心街市——前门，大栅栏，东单，东四牌楼，西单，西四牌楼，王府井大街，更显着异样的可惊的状况。无数群众——工人，店员，学生，彼此汇合着，纷乱着。如同这地球上发生了癫狂的流行病，把平常很安静的人们都传染起来了，把这些人们的心头放上一个火球，使他们在烈火的刺激之中而暴动，吐着强烈的愤怒和反抗的火焰。

许多地方都出现着宣传队。个人的，团体的，散布在十字街头，马路中心，大胡同，路边，在那里大声地，以及嘶声地，慷慨激昂的喊着。

车马都停止了。

无论是大街或小路，只要有人讲演的地方，便聚集了很厚的群众，一层层地围绕着。大家仰着脸，听着，现着



紧张的神气，如同一个火苗落在汽油缸里，立刻燃上了，爆发而且扩大了。大家在讲演者的声浪之下，澎湃地增加了反抗帝国主义的——那伟大的革命的浪潮。

常常在听讲的群众里面，响着尖锐的叫声。

——宰洋鬼子去！

——把洋鬼子赶出东交民巷！

——革命去！

并且，常常在群众里面，响了妇女的哭声。在东四牌楼的马路上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——她是一个电报生的母亲——忽然在紧张的空气里哭喊了，一面落着眼泪，一面悲愤地叫骂着，一面离开了听讲的群众，跑到另一端的马路上去讲演。许多群众便潮水似的围绕着她，她激动着说：“庚子那一年，外国的洋鬼子打进来，他们一共八国，把中国打毁了，把中国历代的宝贝都抢了去，把中国的人民打死了十多万。光北京城的皇城根就躺着百多人的尸首。中国还得赔款给他们。就是赔他们来打我们的路费，吃饭，各种用费。现在呢，他们又来了，又要再来一个‘庚子’！当然，那是对他们有好处的。可是中国呢，中国穷了，赔款到现在还赔不完。现在，外国洋鬼子又想来这一套，又在上海屠杀我们的同胞，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个眼色看，他们会以为中国好压迫，越杀越起劲。然而洋鬼子想错了，因为现在的中国人不是好压迫的，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？我们愿意做亡国奴么？外国洋鬼子是不怀好心眼的，他们只想把中国人变成奴隶。他们满嘴讲的是自由平等，他们说现在是平等世界，可是中国的平等呢？骗鬼！我们要靠自己来把中国弄成平等的。洋鬼子是笑里藏刀！他们现在在上海杀死了我们的同胞，我们要万众一心的大家来反对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四万万同胞都会被他们



杀得精光的。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呢？”

这个老太婆的演说把许多人都鼓动起来了。立刻便有人将她的话拿到别处去讲。如同一个火花传染着另一个火花，连续的爆发了，把更多的群众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燎原。

同样的在别的地方，也出现着旧式的妇女——她们被讲演者的宣传流动了，被遭难者的血和尸首刺痛了，被同情的波浪冲击了，便带着许多眼泪和愤慨，自由地喊着，用鼎沸的热情来诅骂帝国主义的罪恶。

这时，到处是——

空间充满着紧张的空气，
四围响应着尖锐而愤怒的叫喊，
纷乱的阳光照耀着骚动的群众，
伟大的北京城是一个风暴！

而且这一个风暴正在继续着——高涨，扩大，没有边际。在这个风暴里的人们都是很疯癫的，谁的感情和思想都受了急剧的变动，变动在这一个紧张的漩涡里。并且，无数不认识的人们都联合起来了，站在一条战线上，向着敌人——罪恶的帝国主义——演习着被压迫民族的解决运动的斗争……

刘希坚也参加在这一个伟大的预演的斗争里。一清早，他就参加了，并且到现在，还照样的继续着。从西城到东城，他作了许多次通俗的讲演。他是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了群众的革命情绪的高涨。他只想立刻把他们——这无数热情的群众——组织起来，使他们不致于涣散，使他们有计划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进展到阶级的斗争，变成阶级斗争的革命的队伍。

他今天，显然被伟大而辉煌的欢喜弄得极兴奋了。有



一种胜利的微笑在他的心上荡漾着。他不能言喻地感觉着异样的愉快。他抱着布尔塞维克的红色的心情，估量着这一个风暴。

“无疑的，”他下了结论：“这是一个高潮！”并且这思想象一阵风似的，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。

那灿烂的光明的革命前途，便开始在他的眼前闪动了，他隐约地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斗争和胜利。同时他想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，俄国的大流血和大饥荒，以及目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建设。

一路上，这个红色的前途都是很闪动的。

在他的周围，骚动的群众不断的增加着，不断的扩大了群众的骚动。

当他走到东单牌楼的时候，马路的中心完全被群众站满了。他猛然一看，忽然在无数摆动的人头上，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脸，他不禁的在心里叫着：“哈，白华！”

他的心头便飞过了一阵欢喜。

他站住了。站在群众的队伍里，象一切听讲的人们一样，仰着脸，从许多人的头上，头与头的隙缝里，看着而且听着。

一种嘶裂的声音在空气里发颤的响着：

“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，团结在一块，团结在革命的战壕里，我们才能够抵抗英国日本——以及别的帝国主义的侵略、压迫、屠杀。我们只有这样的紧紧的团结，才能够打退我们的敌人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：替英国日本当奴隶！现在，我们要用全体的力量，来争取外交的胜利！同时我们要取消各种不平等条约！收回租界！撤销治外法权！我们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平等！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权利！我们要靠团结的力量来坚持到



底，非达到最后的目的不可。我们不要被人家讥笑做‘五分钟热度’！我们要抱着宁死不屈的精神！我们起来奋斗吧！我们不奋斗只有死！”

突然演讲者的嘶裂而发颤的声音停止了。群众的圈里便响着纷乱的骚音。接着演讲者又继续的说，可是只叫了一句“同胞们”便听不见一点声音，仿佛有一块木头把她的喉咙塞住了，挣扎了许久，仍然没有响出声音来，大家只看见她兴奋地，同时又苦闷地做着手势。两分钟之后，她只好从椅上跳下来了，很乏力的走到群众里面，无数同情的眼睛便跟随着她。可是这一团的群众并不因她而散开。并且，紧接着，就有一个学生跳上去了，又站在群众的面前，大声的热烈的讲演。

刘希坚的眼睛也紧紧的追随着白华，他并且在群众里面找着她。最后，她被找到了，他便一下握了她的手腕。

“白华！”他叫了一声。

白华很吃惊的望了他一眼。接着她笑了。她立刻把他的手紧握着。表示一种意外的欢喜。

“你什么时候在这里？”她高兴的，仍然哑着声音问。

“刚刚来，”他据实的回答。

“那末，”她柔媚的望了他——“你听见我……”

“是的，”他笑着说：“听了一点。”

“哦……”她低低的响了一声。

接着她微笑地看着他，又微笑地沉思了。仿佛她不愿意他听见，却又喜悦他曾经听过她的演讲。

刘希坚便重新用眼光来抚摩她，——从她的头发，脸，颈项，胸部，一直抚摩到她的全身。他仍然从这个抚摩里得到浓郁的美感，一种饱餐的美感的满足。同时，他又在她的红润的脸色，兴奋的精神和乏力的体态上，给了



她一个革命的敬意。他对于她今天的实际行动，感到空前的，含着感谢之意的愉快，如同她的讲演是直接的把他打动了样。

她在她的沉思里向她说：“你反叛了安那其……”

她立刻看着他，显然她是受吓了，露着诧异的神气，一面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接着她镇静了，她客观地等着他的回答。

“你今天的行动和你今天的讲演……”他含蓄的说。

的确，她今天的行为和言论，都不是属于安那其斯特的，因为她的那些同志，那些骄傲的无政府党人，都是罗曼蒂克地干着革命运动，不会跑到群众里面去的。那些革命者，单单有一个乌托邦的新村和新村的乌托邦便足够了，便等于获得了革命的胜利，可以无忧无虑的唱着无政府的新村的歌曲，赞美着一个梦幻的美丽的世界。

她呢，近来不同了，她已经在在一个剧烈的苦闷之中，把她自己从新村的幻想里拉了出来。并且她已经判定了——她自己革命的前途。她已经从幻想的安那其主义而开始动步，一步一步的走向革命的实际。同时她已经在列宁的几个重要的著作里，完全更正了她以前的幼稚和错误。并且她在布尔塞维克的许多小册子里，她认识了，而且肯定的信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。现在，她的思想的统治者已经不是克鲁泡特金了。现在，领导着她，使她顺利地走向革命的大道，使她英勇地预备着以血来斗争，以赤裸裸的生命来争取革命的胜利的，却是领导俄罗斯革命的那个伟人。所以她今天参加这实际的运动，作为她的一页新的历史的开展。

这时她向着刘希坚微笑地望着，表示她承认了他的话。



“你不觉得奇怪么？”她隔了一会问。

刘希坚立刻回答她：“不，一点也不。这是很自然的。”

她感谢的望了他一眼。

“你以前想到么？”她接着问。

“我很久以前就想到了。”他忠实地回答：“我并且为这个自信心而经过了许多的苦闷。前几天看见你起草的安那其宣言，还使我不痛快了许多时候，但是，现在，我快乐了，我不会再感到那种苦闷了，当然这还得你继续努力……”说了便凝视着她的眼睛，如同他在她的眼睛里，寻觅他的苦闷的代价。

她好久都不作声，只默默的微笑着。

“可是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显然她是故意的说。

刘希坚只用眼光来答复她。

随后他们分开了。他们都异乎寻常地用力的握着手。她特别给他一个沉重的眼光，仿佛要把这一个眼光深深的放到他心上使他不能忘记。于是她又向着一群骚动的群众走去。

他呢，也走了，向着“我们的乐园”——那个共产党的机关走去，因为在那里，三点半钟有一个临时会议。

在路上，他又不断的看见着新的群众，新的骚动的叫喊，新的北京城的风暴。

“这是一个高潮！”

他愉快的想，并且一直的把这愉快带到他的同志们的前面。



二一

夜里三点钟，工作的疲倦把刘希坚带到睡眠中去了。他仿佛饮了迷魂的药水似的躺在床上，一眨眼便朦胧去——一切东西都离开他，那个高悬在空中的月亮也从他的眼睛里逃遁了，而且渐小渐小地，象一点细尘似的在一片伟大的乌云中消失了。跟着，那群众的骚动，便在他的头脑中重新的开展起来，他又直接的参加在这一个革命的斗争里……

——扑扑扑！机关枪在他的面前扫射。

——砰！砰！大炮在他的头上响着。

于是另一种轰动的声音，把他的周围的世界炸开了。他受了一吓的张起眼睛来。他模糊地看见了美丽的一缕晨光。

一团声音活动在院子里。

他起来了，擦擦眼，便拿了一支香烟吸着，一面开了房门。

院子里聚集着许多人。学生，伙计，掌柜，女掌柜，成为一团地站在那里。

他走了过去。

女掌柜正和他的丈夫争论着：“这不是日本货么？这不是日本货么？”她手上拿着一件灰色哗叽的长袍。

“这是德国货，”那个整天玩鸟儿的掌柜用生气的大声分辩说。

女掌柜不服气。她扬声的问着学生们：“诸位先生，请你们瞧瞧看，”她把哗叽长袍抖了两抖。“这不是日本货么？吓！”



好几个学生同时说：“可不是！这正是日本货。”

女掌柜便得了胜利的把一个笑脸转向她丈夫：“瞧！先生们说的你听见没有？赶快把它烧掉！穿在身上，丢人！”

显然，这个玩鸟儿的老头子舍不得这件长袍，因为这件长袍很新，花了十二块大洋，在他的许多出客的衣服中算是阔气的一件，他不肯烧。

“得了，”他想着分解的说：“这是一件旧的。”

可是他的女人被革命的浪潮打动了，她差不多变成一个红色的革命的分子，她不肯妥协。

“横直是一样，”她坚持着：“旧的也是日本货呀。”便接着说出她的新名词：“不要做冷血动物！”

“别骂街，”老头子嗫嚅的说。

“谁骂街？”她的胆子更壮了。“你懂得冷血动物怎么讲？吓！你再活十年……”

学生们起了一阵笑声。

她沉着脸色说：“随便你，咱们的掌柜，您如果不想烧，就用剪刀剪也行。

老头子急坏了。他的光额上沁出许多大颗的汗点，脸色渐渐地发红，而且很苦闷的想了许久。”

“好的，”他忍耐着心痛说，同时他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法子——“那你的也应该烧。”

“我的衣服没有外国货。”她犀利的回答：“我都是从老天成店里裁的，你说老天成还会卖外国货么？”接着指她身上的蓝布衫，向着学生们问：“先生们，您说这是国货不是？”

掌柜并不等“先生们”的回答，便抢着宣布说：“你有好几身洋绸子的，还有一条藏青色哗叽裤，那都是日本